

【耕種人个子女】陳米英原作

頭擺个生活，六月天公會噍薤菜就愛停動，正經係日日做到兩頭烏。

記得還細時節，阿爸食个頭路係鐵路局个道班工，也就係擎鐵鎚做鐵路个工人，逐日屋下先做一脩事再去上班，故所阿爸个手腳盡煞，不管做麼个事情都盡有煞氣，佢兜細人仔，乜無人敢推懶，尤其係緊工時節堵著風搓天，一時間愛喊無師父，屋下又無人好換工，乜喊無工人，全部就搶等愛收成自家个禾穀，若係慢咗一日半日，該橫到歸坪歸田坵个禾仔跔等生芽，一來無法度用機器收割，二來生芽个穀又賣無價數，大半年來个辛苦就分風搓搥到淨淨，正經係膝頭就會出目汁。該央時个莊下人較老實，無像今這下个耕田儕較有常識，會申請政府補助，在吾个印象中，輒常聽著阿爸、阿姆常透道嘆：「耕田人看天食飯，天係毋檢你食，做死乜無人賠」。斷真有影哦，難怪會有「人害人肥佢<sup>1</sup>，天害人一把骨」个俗諺，這係天災，無奈何，佢人還係愛認命、順應天理。

想起頭擺，吾屋下个細人仔各有各个事愛做，細俀仔愛掌牛、割草；細妹仔愛掃地泥、洗衫褲、撿樵、晒穀。講著晒穀緊工時節，家家屋屋都愛自家晒穀，就算請人乜無人有閒搵手啊！屋下座大个阿姊全部嫁忒哩，伸著佢這講好聽安到「滿女仔」个就愛掙起晒穀个擔頭了，想著該甲零地个穀，全部愛用祛把，一祛把一祛把硬掃到淨，正經係手工个哦！這下想起該咬人个日頭，歸身汗流脈落，做到出油个樣仔，發夢都還會著驚哦！毋過牙根嚙等又乜過來了。

今這下無共樣了，在田坵肚機器行過去就搥到淨淨俐俐、好勢好勢，隨時載去農會交濕穀換現金，實在有方便。頭擺佢兜細人仔毋使爺哀講，該做个事情有頭有尾做到好好，讀書人讀書寫字係暗晡頭食飽夜个事，大人在坪下寮涼泡茶時，佢俵在廳下抑係灶下桌項寫，從來乜毋識無寫忒，第二朝晨還愛比人早到學校，想起讀小學該駁仔，係堵著落雨天，赤腳嫫踏，一領水衣布抵等，半行半走去學校，無鞋好著个日仔，回想起來，若毋堵好踏著蟲蟻，走頭無路驚到半生死，有時還會打激顫呢！在這時代有時講分學生仔聽，無人相信有哦！

時代一直在進步，生活乜一直改善，電子、電訊取代咗手工个日仔，頭擺艱難困苦食著毋好个日仔，練成佢這下賺食个本等，雖然賺無多，但最起碼个生活，毋使攞子女伸手乜過得日仔，永遠保留著客家人勤儉堅耐个精神。

<sup>1</sup> 肥佢佢：音 piˋ dudˋ dudˋ；肥而扎實貌。